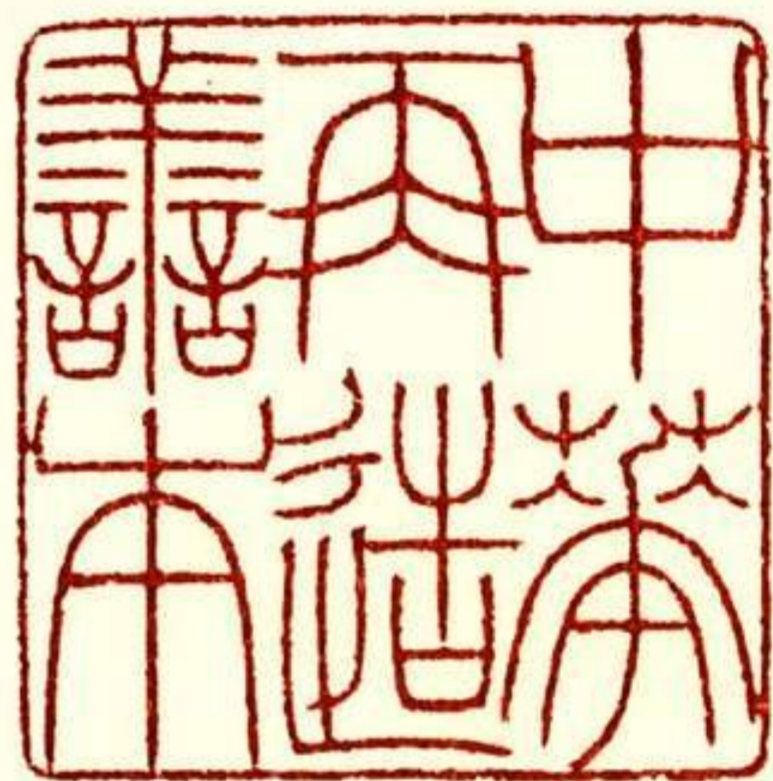


春秋傳

一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乾  
道四年刻慶元五年黃汝嘉  
修補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十一釐米寬十四·六釐米



春秋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自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文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五典 父子親 君臣義 夫婦別 長幼序 朋友信  
五禮 吉凶賓旅嘉  
五刑 公侯伯子男  
大辟 墨劓剕宮

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

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廼於斯時奉承

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

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論名諱劄子

臣昨列職

經筵專以春秋進讀緣春秋正文有

淵聖御名方具奏劄未及進

稟得罪去國後聞禮官建議以它字易之定讀為威其經傳本字即不改易事已施行臣今奉

旨纂修於經傳本字既有

詔令可遵即未委臣所纂修出於已見援引他經子史有犯

淵聖御名者亦許依本字書寫或當遷避有此疑惑

春秋傳

三十三

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鯀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周人以謚易名於是其有諱禮然臨文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若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正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恭王名勻而書晉士勻莊公名同而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書戊申朔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是也按春秋書成當恭王之朝哀公之世勻乃恭王之名也



夷即三世之穆也宋即哀公之考也午即皇考之廟諱也而筆削之際並無回避春秋為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已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為諂諛而不知恭順之實則有易人之名以徹為通者易人之姓以莊為嚴者易甲乙之紀以丙為景者易郡縣之號以還淳為青溪者又其甚則有父名晉肅而子不敢應進士舉者忌諱既繁名實愈亂

本朝以襲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秋之書以新

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凡所

施設動以春秋從事即有撥亂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

聖朝廟諱不可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曾所進春秋解例並依監本空缺點書於

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諂諛之端向孟軻氏欽王之義明恭順之實取

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仍疾速投進

進表

臣安國言臣昨奉

聖旨纂修所著春秋傳候書成進入續奉

聖旨令疾速投進今已成書謹繕寫奏

御臣安國誠恐頓首頓首臣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詞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遠莊僖而斥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為天下之共主猶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創作之法

春秋附

其義則以尊周為名而仲尼固曰立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之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益章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割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蕭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

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鑒觀  
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專斯語若書諸紳若  
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盟有戒乃史外傳心之  
要典於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  
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  
游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止於獲麟而  
以天道終焉比於闡睢之應而能事畢矣書火於秦  
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與張子房為韓滅秦以明  
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義帝發喪以暴項  
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  
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  
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粵自熙寧崇尚程老蒙  
莊之學以虛無為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  
加防禦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默不  
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  
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縱至夷狄亂華莫  
之能遏豈不痛哉

陛下天錫勇智

聖德日新嗣承

寶位於三綱九法淪斁之後發於



獨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

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榮奉

詔旨輒不自揆罄竭所聞修成春秋傳三十卷十萬餘言上之

御府恭惟

肅將天討之餘

萬幾之暇特留

宸念時賜

省覽取自

聖裁監天人休咎之符

覈賞罰是非之實

懋檢身之盛德

恢至治之遠圖式叙

邦經永康

國步則臣雖委身填壑志願畢矣謹奉表投進以聞臣安國誠皇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紹興六年十一月日霸散鄭徽猷閣待制提舉河東觀賜紫金魚袋臣胡安國上表

述綱領

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

春秋附

四

國不相征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

董氏治公羊學

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

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其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續漢書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作惟

孟工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知上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

其旨又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經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矣

### 明類例

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

### 謹始例

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冢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

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

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

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述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身儲貳柏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

春秋傳附

八

三

### 叙傳後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闕左氏玩詞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闕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賄仲子以爲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

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爲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武硤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牆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預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爲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爲證云

經文

隱 六百三十四字

桓 一千十九字

莊 一千四百六十四字

閔 一百字

僖 二千一百三十四字

文 一千三百五十四字

宣 一千一百六十四字

成 一千六百八十九字

襄 二千八百七字

昭 二千一百五十一字

定 一千一百七十字

哀 八百七十四字

通計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字



卷之

十一

七



傳文

隱 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字

栢 一萬二千二百五字

莊 一萬四千六百七十三字

閔 二千五百八十九字

僖 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六字

文 九千一百五十一字

宣 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字

成 九千六百七十四字

襄 一萬五百三十一字

春秋傳

上

昭 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五

定 五千二百二十四字

哀 五千五百七十字

通計十三萬一千九百八字

春秋傳卷第一

左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兩宮觀賜紫金魚袋臣胡安國奉  
聖旨纂修

隱公上

惠公无妃孟子孟子卒繼室  
學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  
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惠公薨隱  
公立而奉之  
程子傳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  
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平  
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  
復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及成公之母悼公出來整頓一番甚  
是去繼而天越又強入來爭伯  
室不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  
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高  
也肆意故終春秋之世更沒宗  
但但是其嘗說春秋之末與初  
年大不同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  
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  
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  
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  
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逮  
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  
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  
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  
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  
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謚為  
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  
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  
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  
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  
戮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  
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



公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顛覆亦可省矣。又不足懲而賄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元年。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

春秋傳一

三十一

二

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冊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曰。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曰。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

公羊春者何歲之始也  
左氏王周正月公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谷梁雖無事必奉正月謹始也  
列不書即位攝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谷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

春子曰有事在月則書月不事書時有事則通字元字則在正王則天時也祀必成王道存則天理立春秋之大意也  
注傳曰歲首春王正月明大一統之義休期存夏故之非矣

人君之用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百有為之功  
體元  
用  
休乳坤之用

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  
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  
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  
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  
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  
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  
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  
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  
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  
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板己以

未承傳一

三

三六十八

內不承國于  
先君父子之  
倫絕  
上不稟命于  
天子君臣之  
倫絕

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  
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  
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  
為蔑之盟  
公曷為稱字儀父也為其與公  
盟也  
谷及者何內為志焉亦不曰  
其盟渝也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  
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  
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  
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  
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  
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  
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

退也

左段不第故不言第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議失教也謂之鄭志

公殺之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谷何以不言殺見段之以後眾也段弟也而弗謂弟貶之也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鄭甚之也

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曰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鄆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

春秋傳一

四

卷六十八

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

左經且子氏未竟故名事非禮也  
公宰者何官也恒者何名也惠公  
隱之考也仲子桓之母也賻者何  
喪事有賻賻者蓋以馬以乘馬  
束帛車馬曰賻貨財曰賻衣被  
曰襚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其  
言惠公仲子何無之非禮也  
谷母以氏子仲子者何惠公  
之母孝公妾也賻人妾則不可  
其志不及事也  
胡名宰恒歸賻以誅亂法  
眾妾之分宜矣

左惠公之季年敗宗師于黃  
公立而求成焉及宗人盟于宿  
始通也  
公孰及之月之微者也  
谷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  
者也

### 垂訓之義大矣

初七月天王使宰恒來歸惠公仲子之賻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  
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家宰稱宰恒  
者名也王朔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  
下士書人恒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  
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賻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  
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  
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  
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賻諸

春秋傳一

五

三百四

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  
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或曰僖公之  
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賻  
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賻諸侯之妾而名其  
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賻仲子則名家  
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  
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  
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

左見傳

公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言為不書奔王者无外谷不正其外交政非与朝也

左公不與小飲故不書日何以不日遠也谷不日辛惡也

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九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也故知九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

春秋傳

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言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

列侯惠公之行也戎諸盟公辭  
谷外為主焉尔會戎危公也

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  
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  
大臣之意其不曰公羊以為遠然公子疆遠矣而  
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  
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  
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  
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  
恩數之有厚薄歟

二年公會戎于潛

戎狄壘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

春秋傳一

三十三

六

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  
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  
為秦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領否之書內  
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  
德之體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  
而親戎狄致金縷之奉首領居下其策不可施也  
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  
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  
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



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軟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耦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

左見傳  
公入者得而不居也  
左司空無駭入極者序父勝之  
公長無駭也何以不氏駭疾始  
滅也此城也其言入何內大無謹  
也  
谷入者由弗受也不稱氏厥同  
姓貶也

左戎請盟盟于唐復悔戎  
好也

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  
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

冕而親迎不以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

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

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

名宰咺歸罪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變常衆

其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凡明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

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

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昭葬成風王不書天

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

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

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受

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

左卿為君送也

公外送女不書此何以書

始不親迎也

谷送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以國氏者為其未交接於我故

君子送之也

公伯姬者何為女也其言婦何

婦人謂嫁曰歸

谷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

其不言使何也送之道微無意

道焉尔

左盟于密魯故也

公紀子伯者何無聞焉尔

谷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

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

也

公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谷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左見傳

駐師曰次

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邾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鄭人伐衛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

春秋傳一

十

三六後

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縶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

公何以書記異也  
谷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王

通矣

三年春正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十有餘歲而精曆筭者所能攷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春秋傳一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三王殆莫不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華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

列壬戌平王崩以原成故書  
公何以不書且祭天子記崩不記葬心其時也  
谷天子之崩以尊也其不名何也夫上故不名也

左君氏卒啓子也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公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再稱尹氏何諫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至也

谷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日王故陸而卒之

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代者安得以為修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胡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嶽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夫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春秋傳

三

吳世榮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眾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小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左王亦墓也

公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受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聘何以書譏喪事無求求聘非禮也谷天子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夫齊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求之非正也

至寧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歸曰傷公為對曰辟王顧孟孫也公

曰不可使公子馮出歸于鄭宋穆公卒傷公即位谷諸侯曰卒正也

秋武氏子來求聘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聘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素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聘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三百四十五

春秋傳一

十一

余山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焉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勢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桓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死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

林氏曰書曰明以志諸侯之命書職以志諸侯之數曰春秋之終始齊鄭為之也

公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谷日墓改也危不得葬也

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

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在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善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弑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不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弔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甘公既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不聽其子厚與州吁殺桓公立乃矣



春秋傳卷第二

隱公中

公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始取邑也  
谷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取者收奪之也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左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易為以國氏當國也  
谷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壞也  
弑而伐之也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



左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  
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  
及宋公過于清  
公過者何不期也君出一君  
要之也  
谷及者內為志為爾過者  
志相得也

林氏曰此東諸侯分黨之始  
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  
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天下  
始多故也  
左宗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  
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  
將脩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寃  
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  
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  
賦于陳蔡從宋人許之故宋  
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  
東門

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  
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  
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  
戒耳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  
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過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這次亦  
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  
遇者直欲簡其禮耳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  
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  
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  
然也且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  
故允書過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  
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  
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  
乎田常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之三子告下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春秋卷之二

二

三十三

胡代鄭稱人責詳也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大稱人者則是指國人听州吁号令從文仲而行者也故曰責詳也

左翬帥師之也  
公翬者何字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賤與弒公也  
谷輦者何字翬其不稱公子何也與于弒公故賤之也

左諸侯復伐鄭諸侯之師也  
鄭徒兵取其木而還

不告也。然則鄰有弒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翬帥師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弒其君子。

春秋三

三

左傳

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

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

左厚從州吁如陳石碣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君者故即當之陳人執之而請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碣使其宰犛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公其人何討賊之辭也谷稱人以殺有罪也祝吁之祭失嫌也于濮者議失賊也

三百三十一

春秋傳二

四

余山

殺州吁則石碣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其義是矣。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者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衛人立公子晉于祁室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公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不且  
立也其於人何象立之之辭也  
谷衛人者象辭也立者不且立  
也晉之各惡也諸侯與王而不與  
賢也

左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礼也且  
言遠地也

公何以書誠遠也  
谷非常曰觀魚甲者之事也  
公觀之非正也

左衛亂是以緩  
谷月葬故也

人衆辭立者不且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  
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  
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  
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  
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  
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  
放於琅邪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春秋傳 二

五

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  
今隱公慢弃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  
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  
禮也能無黷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魯注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弒逆  
之賊討矣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  
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弒  
何以爲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

左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

師入邾

公將卑師衆稱師

谷入者內弗受也將卑師衆稱師

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沒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邾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弃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侯陳蔡及齊圍邾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邾著其暴也

春秋二

六

三十九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適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贈而正名

左考仲子之宮將為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故自以下從之  
公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相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相立故為相祭其母也然則何言亦成公意也  
谷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仲子惠公之母隱孫而情之非隱也

左始用六佾也  
公何以書諡始僭諸公也  
谷始僭樂矣

左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  
君釋憾于宗敝邑為道舞人以  
王師會之伐宋入其罪以振東  
門之校宋人使來告命將救之  
問於使者曰師何反對曰未  
及國公怒乃止

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  
而夫人眾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  
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  
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  
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  
干羽之物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  
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  
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  
受之非也用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  
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  
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  
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  
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  
天下之大典也

邾人鄭人代宋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  
宋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  
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

公何以書記人也  
谷理文也

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  
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  
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  
其黨

螟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螻食節曰賊食根曰蠹國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螟螻害稼也春秋書  
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  
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  
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

春秋傳二

乾

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左見傳  
春隱不壽命大夫其曰公子彊  
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  
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  
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漁者  
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  
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  
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於至於亡國一也其及  
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  
郭之後也



公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禮也  
谷代國不言圍邑此言圍何禮  
之也

左更說也  
公輸平者何猶值成也  
谷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圍者綴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  
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  
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  
彰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于魯以利相  
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  
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過于清其秋  
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  
人伐宋入其郕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公

三五古

春秋傳二

九

三禮

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  
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  
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  
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枋  
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  
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  
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  
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左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公此無事何以書春秋是元事  
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  
春秋編年四時具然漢高年

左宗人取長葛  
公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谷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  
也

利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  
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  
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  
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  
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  
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  
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  
義隱矣

宋人取長葛

春秋傳二

一

三十一 陳道

宋人恃強圍邑以役大眾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  
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  
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  
也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  
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  
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郟殤公既  
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  
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序邾為首以鄭伯  
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

谷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  
無是道焉

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攷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鄰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踈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鄰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

左不書名未同盟也  
公何以不名微國也  
谷其不正者名也

左書不時也  
公何以書以重書也  
谷凡城之志皆誠也

左結艾之盟也  
公其稱弟何母弟稱弟  
谷其弟云者以其未接於我  
幸其貴者也

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  
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城中丘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  
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  
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  
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祭民為重事也人君  
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  
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  
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  
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  
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  
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  
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  
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寵愛  
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紕之遂成  
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  
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去子弟非

左為宋討也

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  
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天泯亂陳董奔楚而稱弟不  
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絜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  
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係之私  
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  
與末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  
取邾曰故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年盟於昧  
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

春秋傳二

十三

二宿信  
三宿七

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  
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  
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  
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丘衛  
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  
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  
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  
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

左初我朝于周凡伯弟賓王使  
凡伯來聘述戎伐凡伯于楚丘  
以歸  
公凡伯者何天子之大也此聘  
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  
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与  
手秋之於中國也  
谷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天也因而  
曰伐何也此大天子之命也戎  
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  
之也以歸猶怨乎執也

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泣事今允伯承王命以  
為過賓於衛而我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  
無君父也故旄立錄於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  
職也戎伐允伯于楚立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  
也為於所滅則有由矣



春秋傳卷第三

隱公下

左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過于大丘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日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得也左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鄭伯欲以太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

公邠者何邠湯沐之邑也其言入何邠也其日難也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谷名宛所以賤鄭伯惠与地也谷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者也

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歲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

春秋卷第三

三十三

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邠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子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蒸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

谷諸侯曰辛丑也谷宿魯國也辛丑與魯國辛丑也



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言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文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而名之別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筆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

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燕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詰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

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耳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

林氏曰此參盟之始也  
左齊人卒平宗衛于鄭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谷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故謹而日之也



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

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

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

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螟螽十有二月無駭卒

齊來三

三

三五五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

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

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

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

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

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

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

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

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

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

公卒何以名而莫不名卒治事而葬送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葬赴而葬不告谷月葬也左以成紀好也公公易為與微者盟經人刺從不殺也谷可前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左無駭卒用父請謚于族公以字為展字氏

公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谷無駭之名示有國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駭之也

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効明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愆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之一不朝則貶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

未嘗朝

四

三

可也刑則不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贈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大雨雪亦如之書當時失也

公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  
何異不時也  
谷震雷雷震也  
公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  
尔淑甚也  
谷大雨雪志疏教也

公使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谷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  
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  
左城郎書不時也

谷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左宗公不王鄭人以王命來告  
伐宗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宗也  
谷會者外為主焉尔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  
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  
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  
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亢失其度  
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于量之讒非  
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  
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  
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頁城郎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

卷之三 春秋傳三

五

卷之三

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郕其  
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  
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異時也隱公城  
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  
制役不遺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  
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糶糴庶有司量  
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  
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于防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

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尔。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立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言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左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盟于鄧為師期羽父先會齊侯

鄭伯伐宋公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翬不稱公子賁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為扁賊也

左公敗宋師于菅鄭師入郟歸于秋鄭師入防歸于我公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甚之也谷內不言戰卒其大者也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改謹而日之也

十年春三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夏。齊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會鄆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事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內大惡其詞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郟襄公取郟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

左蔡人衛人鄭人不會三師  
鄭師猶在郊宋人衛人鄭人  
人泛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  
取三師焉  
公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因其  
力也  
谷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  
之故主其事也

左齊人鄭人鄭討違王命也  
谷入者內事受也日入者外

左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  
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  
姓為后乃長滕侯

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郕  
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  
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  
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眾奇也莊公  
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  
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闢起乘  
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  
子曰吾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真以鄭莊公殘民  
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  
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  
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  
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  
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  
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

諸侯來曰朝其義言之何  
微國也  
谷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諸侯來朝時正也累教于王  
也

反坫周禮行人允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  
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  
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諸侯放  
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  
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  
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  
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  
不削言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  
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僭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  
隱公之志蓋矣

左公會鄭伯于解謀伐許也  
左秋公會齊侯鄭伯代許許  
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  
里奉許叔居許東偏

夏公會鄭伯于特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  
許。

書會則代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  
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  
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  
氏子來求聘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  
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  
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郟及防  
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  
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

左羽父請殺桓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羽父使賊弑公子為氏立桓公不書葬不成表也公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公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无臣子也何以不地不忍言也公公薨不地故不地也隱之不葬何也君弑賊以罪下也

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護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

春秋傳三

九

三

時道

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後歸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子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

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  
可得聞乎。謂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  
主之職。謂周正爲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  
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  
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  
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  
慤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  
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  
也。來賂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  
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

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  
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愬也。  
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  
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  
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  
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爲夏正何  
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  
曰允正秋也以允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今以  
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



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  
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  
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  
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于今卒  
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寧可知矣  
仲尼豈以欺後世哉三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  
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  
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致理者  
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

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若乃闢私門  
廢公道各以便自行事是人自為政繆於春秋大  
一統之義矣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  
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  
而要盟者後七年為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軟  
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要質鬼神又安  
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  
彘浪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毀也  
皆為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詞養成  
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

凡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因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彼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贈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寮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啗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

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討，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曰：或不日，著禮貌之差。

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爲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爲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爲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禍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攷之則二日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發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